



Hickory Dickory Dock

山核桃大街谋杀案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李育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IS61.45
286



Hickory Dickory Dock

山核桃大街谋杀案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李育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核桃大街谋杀案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李育超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1

原文书名: Hickory Dickory Dock

ISBN 978-7-5327-4888-4

I. 山... II. ①阿... ②李...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2159 号

HICKORY DICKORY DOCK by AGATHA CHRISTIE

Copyright © 1955 BY AGATHA CHRISTIE MALLOW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X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山核桃大街谋杀案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李育超 译

责任编辑/黄雅琴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策划编辑/黄昱宁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25,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ISBN 978-7-5327-4888-4/I · 2732

定价: 2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 021-65560609

第一章

赫尔克里·波洛紧皱着眉头。

“莱蒙小姐。”他唤道。

“波洛先生，有什么事儿？”

“这封信里有三处错误。”

他的语调带几分疑惑，因为莱蒙小姐，那个其貌不扬、非常能干的女人，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她从来没有生过病，从来都不知疲倦，从来不会心烦意乱，而且始终如一地准确无误。实际上，这等于是说，她根本就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架机器——一个绝对无懈可击的秘书。她对一切都胸有成竹，应付自如。有她替赫尔克里·波洛安排一切，他的生活也像是一架精准的机器在有条不紊地运转。多年以来，赫尔克里·波洛秉承的信条一直是井然有序、条理分明。乔治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仆从，而莱蒙小姐是一位堪称完美无缺的秘书，有这两个人朝夕相处，在他的生活中，井然有序、条理分明已经成了至

高无上的法则。如果说，烤面饼做成方形或者圆形都无所谓，他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可是，就在这个早晨，莱蒙小姐打印一封极其简单的信件，居然错了三个地方，而且自己还浑然不觉。难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赫尔克里·波洛把那份令人不快的文件递了过去。他并不感到生气，只是迷惑不解。因为这应当属于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之列——但确确实实已经发生了！

莱蒙小姐把那封信拿过去看，波洛平生第一次见到她羞愧得满脸通红；与她的面貌极不协调的深深的红晕从她的面庞一直浸染到浓密的、已经有些花白的发根，模样十分困窘。

“哦，天哪，”她说，“我简直无法想象，自己怎么会这么粗心大意——至少我能够说出是为什么。都是因为我的妹妹。”

“你的妹妹？”

这又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波洛简直想象不出莱蒙小姐还有个妹妹，他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莱蒙小姐会有父母亲或者祖父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莱蒙小姐完全就是一架机器——可以说是一件精密仪器——把她看成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个人情感、有家庭烦恼而且还会焦虑不安的人似乎是荒诞不经的。众所周知，在工作时间以外，莱蒙小姐的全部心思都用在改进一个全新的文件归档系统，这个系统将来有可能获得专利，并以她的名字来命名。

“你的妹妹？”赫尔克里·波洛又重复了一遍，分明带着难以置信的语气。

莱蒙小姐用力点点头，表示这是千真万确的。

“是的，”她说，“我想我大概从来没有向您提起过她。她这一辈子几乎全都是在新加坡度过的。她的丈夫在那儿做橡胶生意。”

赫尔克里·波洛通情达理地点点头。在他看来，莱蒙小姐的妹妹大半生都待在新加坡似乎是恰如其分的。新加坡这种地方仿佛原本就是派这种用场的。像莱蒙小姐这一类人，她们的妹妹嫁到了新加坡，这样一来，顺理成章，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莱蒙小姐就可以兢兢业业地为她们的雇主处理各项事务，做起事来像机器一样立竿见影（当然，她们在闲暇时间还可以孜孜不倦地开发新的文件归档系统）。

“我明白了，”他说，“请接着讲。”

莱蒙小姐继续说了下去。

“四年前，她的丈夫去世了，而且也没有一儿半女。我设法帮她租下了一套很不错的小公寓，安顿了下来，价钱非常合适……”

（当然，这种棘手的事情对莱蒙小姐来说总是能够迎刃而解的。）

“她手头还算宽裕——虽然眼下钱没有过去那么经用了，但她并不追求奢侈，所以，如果她节省着点儿花，还足以过上比较安逸的生活。”

莱蒙小姐稍作停顿，又接着讲道：

“当然，事实上，她一个人非常孤独。她从来没有在英国生活过，也没有什么老朋友或是过往甚密的人，自然而然，她有大把空闲时间。不管怎么说吧，大约六个月以前，她告诉我，她正在考虑找份工作。”

“工作？”

“我觉得人们通常把这个职位叫做学监——或者是女舍监，也就

是管理学生宿舍。那个学生宿舍的业主是个有希腊血统的女人，她想找人帮她经营——安排膳食，负责让一切运转正常，诸如此类。那是一座老式的房子，非常宽敞——位置是在山核桃大街上，那个地方不知您是否有印象。”波洛对此一无所知。“那里曾经是上等人居住区，房子修建得很不错。我妹妹的居住条件真是无可挑剔，她有自己的卧室、起居室，还有浴室和一个小厨房……”

莱蒙小姐又停顿了一下。波洛催促她接着讲下去。到此为止，莱蒙小姐讲述的故事不像是要有大祸临头。

“我自己对这件事有些不以为然，但是我妹妹的理由非常具有说服力。她天生不是那种一天到晚无所事事，闲坐在家里的人，她是个非常有见识的女人，而且善于经营——当然，她并不像是打算拿出些钱来做投资一类的。这只是一个拿薪水的职位——工资不高，可她也不缺钱花，而且也不需要干什么重体力活。她一向喜欢年轻人，而且和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在亚洲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她能够充分理解种族差异和人们的各种情感。因为住在宿舍里的学生来自不同的民族，形形色色；据我所知，大部分是来自英语国家，但有相当一部分是黑人。”

“这是很自然的。”赫尔克里·波洛说。

“如今医院里的护士几乎有一半都是黑人，”莱蒙小姐有些迟疑不决地说，“在我看来，比起那些英国的护士，他们更显得和蔼可亲，对人更是无微不至地关照——这和我要说的事情毫不相干。总之，我们仔细盘算了这个想法，最后我妹妹搬进了那座学生宿舍楼。我们俩对那个女业主——尼科莱提斯夫人没有什么好感，她是个喜怒无常的女人，有的时候很令人愉快，可有些时候，我不能不遗憾地说，简

直是完全变了个人——极其吝啬，而且还不切实际。当然，如果她是个非常能干的人，可能就不需要找人帮忙了。别人大动肝火也罢，反复无常也罢，我妹妹都不会为此闷闷不乐。她可以在任何人面前坚持己见，毫不退让，从来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无理取闹而忍气吞声。”

波洛微微颌首。他从莱蒙小姐对她妹妹的描述中隐隐约约看出了莱蒙小姐本人的影子——一个兴许是因为美满婚姻和新加坡的怡人气候的缘故，变得温和宽厚，不那么强硬的莱蒙小姐，但还是有着同样坚定不移的理性。

“这么说你妹妹接受了这个职位？”他问道。

“对，六个月前她搬到了山核桃大街 26 号。总的来说，她喜欢自己这份工作，而且乐在其中。”

赫尔克里·波洛饶有兴趣地听着，可到目前为止，莱蒙小姐的妹妹这段所谓的冒险经历实在是平淡无奇，令人顿生失望。

“可是现在，她有时候会特别担忧。可以说是非常焦虑不安。”

“为什么？”

“哦，波洛先生，怎么说呢，那里不断发生的一些事情让她心烦意乱。”

“在那儿寄宿的学生是不是男女都有？”波洛含蓄地问道。

“哦，不，波洛先生，我指的不是那种事情！那种事情人们通常会有心理准备，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儿，而是经常会有什么东西不翼而飞。”

“不翼而飞？”

“对。而且是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整件事情真是不合情理。”

“你说时常有什么东西会不翼而飞，意思是这些东西被人偷走了？”

“是的。”

“打电话叫过警察吗？”

“没有。目前还没有。我妹妹希望事态不要发展到惊动警方的地步。她非常喜欢那些年轻人——更确切地说，是其中的一些人，她更倾向于自己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没错，”波洛善解人意地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请恕我冒昧，这并不能解释你为什么心神不宁，在我看来，这恐怕是受你妹妹的影响。”

“波洛先生。这种情况非我所愿。我一点儿也不自在。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感觉到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我无法理解的。普通的理由无法解释这些事实，而且我确实也想象不出会有什么其他的借口。”

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莱蒙小姐唯一的致命弱点就是她的想象力——真可谓一片空白。在确凿的事实方面，她可以说是无往不胜，但在臆测推理方面就茫然不知所措了。她可不会像科尔特斯手下的人站在达利安高峰上那般，惊讶地揣测什么。^①

“难道不是平常的小偷小摸吗？也许是偷盗癖？”

^① 赫南·科尔特斯（1485—1547）是殖民时期活跃在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以摧毁阿兹特克古文明、并在墨西哥建立西班牙殖民地而闻名。英国诗人约翰·济慈在《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中写道：于是，我的情感/有如观象家发现了新的星座，/或者像科尔特斯，以鹰隼的眼/凝视着大洋，而他的同伙/在惊讶的揣测中彼此观看，/尽站在达利安高峰上沉默。（查良铮译）

“我不这么看。我特意在《不列颠百科全书》和一部医学著作里读过相关的内容，”莱蒙小姐说，“但我并不感到信服。”

赫尔克里·波洛沉默了足足一分钟零三十秒。

他究竟想不想插手莱蒙小姐的妹妹遇上的这些麻烦事儿，想不想卷入发生在一个混杂着各种语言的学生宿舍楼里的、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和不平之事之中？但是莱蒙小姐在录入信件的时候总是出错，这无论如何是让人颇为头疼，而且多有不便的。他告诉自己，如果他想卷入这件事情，纯粹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不想对自己承认，他最近一直感到烦闷无聊，而这件微不足道的琐屑小事却引起了她莫大的兴趣。

“‘在一个大热天，欧芹沉入黄油，’^①”他喃喃自语道。

“欧芹？黄油？”莱蒙小姐露出一副惊愕的表情。

“这是从经典作品里引用的一个句子，”他说，“你肯定知道《福尔摩斯冒险记》，更不用说《福尔摩斯的功绩》^②了。”

“您说的是贝克大街俱乐部^③一类的吧，”莱蒙小姐说，“成年男人真是愚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比方说，他们长大成人后还会继续玩铁路模型。我可说不上自己能抽出

① 引自《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六个拿破仑半身像》。这句话的含义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中往往能够看出案件的端倪。

② 这是一本模仿福尔摩斯作品，由柯南·道尔的儿子雅卓安·柯南·道尔和约翰·迪克森·卡尔合著，出版于1954年的书。本书出版于1955年，因此波洛认为莱蒙小姐应该知道这本新书。

③ 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住在英国伦敦的贝克街221B号（纯属杜撰），因此许多福尔摩斯迷成立了“贝克大街俱乐部”。

时间读任何小说。就算我有时间读书——这样的时候并不多，我宁愿选一本有教益的书来看。”

赫尔克里·波洛温文尔雅地鞠了一躬。

“莱蒙小姐，如果你把你的妹妹请到这儿来做客，吃点可口的点心——下午茶什么的，我也许可以尽微薄之力，对她有所帮助。”

“波洛先生，您真是太好了。我真是感激不尽。我妹妹下午通常没什么事儿。”

“那么我们就定在明天，如果你可以安排好的话。”

在适当的时候，他又指示忠心耿耿的乔治准备一些涂上厚厚黄油
的方形烤面饼，做几个形状对称的三明治，还有其他的美味点心，组成丰盛的英国式下午茶。

第二章

哈伯德太太和她的姐姐莱蒙小姐在容貌上有几分相像，这是不容置疑的，只是她的肤色要黄得多，体态丰满一些，头发相比之下梳得有些敷衍了事，而且举手投足也不像莱蒙小姐那么轻盈敏捷，但她那张温和亲切的圆脸上有一双伶俐的眼睛，和莱蒙小姐那双隐藏在夹鼻眼镜后面的眼睛颇为相似。

“波洛先生，真是太感谢您了，我是真心实意的，”她说，“非常感谢。而且您还准备了这么美味可口的茶点。我确实已经吃得太多了，我不该吃这么多的。哦，也许再来一个三明治……茶？哦，只要半杯好了。”

“我们先吃饱喝足，”波洛说，“然后再言归正传。”

波洛一边对着哈伯德太太亲切地微笑着，一边捻弄着胡须。哈伯德太太说：

“不瞒您说，我听了费利西蒂的描述而想象出来的您的样子，和

您本人简直一模一样。”

波洛忽然意识到费利西蒂是一贯不苟言笑的莱蒙小姐的教名，不由得愣了一愣，然后他连忙回答道，说莱蒙小姐说话办事历来卓有成效，这一点他应该预想得到。

“那是当然，”哈伯德太太心不在焉地说着，又拿起一个三明治，“费利西蒂对别人从来都是满不在乎。我和她不一样。所以我才这么忧心忡忡。”

“你能向我说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担忧吗？”

“可以，我能做到。如果是钱的话——数目不大，零零落落地被人拿走，还算是合乎情理。如果是珠宝首饰，最起码事情也可以说是明明白白——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种行为是光明磊落的，而是恰恰相反——但不管怎么说，总可以和盗窃癖或者不诚实行为对号入座。我还是给您说说都丢了些什么东西吧，我已经写在本上了。”

哈伯德太太打开手提袋，拿出一个小小的笔记本。

晚装鞋（一双新鞋中的一只）

手镯（人造珠宝）

钻戒（在盛汤的盘子里找到了）

小粉盒

口红

听诊器

耳环

打火机

旧法兰绒裤子

电灯泡

一盒巧克力

丝巾（后来发现被剪成了碎片）

帆布背包（同上）

硼酸散剂

浴盐

食谱

赫尔克里·波洛深深地吸了口气。

“非同寻常，”他说，“而且相当——相当有意思。”

他出神地思索着什么。他的目光从莱蒙小姐那张显露出不满的、紧绷着的面孔转移到哈伯德太太那张和善的、充满忧虑的圆脸上。

“恭喜你。”他几乎是用热情洋溢的语调对哈伯德太太如此说道。

哈伯德太太大吃一惊。

“可您这么说是为什么？波洛先生。”

“恭喜你遇上了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绝妙无双的难题。”

“哦，波洛先生，这对您来说也许是合情合理的，但……”

“你列出这个单子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唯一的作用莫过于使我想起了最近在圣诞节期间，一些年轻朋友怂恿我玩的一种接龙游戏。我记得是叫做‘长着三只角的淑女’。游戏规则是，每个人依次说出下面这个句子：‘我去巴黎买了……’后面加上某样物品的名称。下一

个人重复这句话，并且再加上另一种物品的名称。这个游戏的目的在于按照列举的正确顺序记住所有这些物品的名称。可以说，其中某些东西非常荒谬可笑。我记得有一块肥皂、一头白色的大象、一张折叠式桌子、一只美洲家鸭，等等。当然，记忆的障碍在于这些物品之间毫无关联——可以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就像你刚才给我看过的单子一样。等到总共提及了，比方说，十二种东西，按照正确顺序把它们逐一列举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有谁做不到，就会得到一个用纸做成的牛角，还得接下去说‘我是长着一只角的淑女，我去巴黎……’诸如此类的话。拿到三只牛角的人就必须淘汰出局，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波洛先生，我敢肯定您是最后的赢家。”莱蒙小姐以一个忠心耿耿的雇员所特有的虔敬心情，信心十足地说道。

波洛顿时笑逐颜开。

“事实上的确如此，”他说，“即使是最杂乱无章的一组事物，也可以赋予它们某种顺序，再运用一点奇思妙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能使它们产生某种联系。换句话说，就是在心里默想：‘我用肥皂洗掉一头用白色大理石雕刻成的大象上面的灰尘，大象站在一张折叠桌上……’诸如此类。”

哈伯德太太毕恭毕敬地说：“也许您也能把我给您看的单子上列举的东西，按照同样的方式连缀起来。”

“毫无疑问，我可以做到。一位女士穿上右脚的鞋子，左臂带上手镯，接着，她往脸上扑了粉，涂上口红，然后去吃晚饭，一不小心把戒指掉进了汤里，以此类推——这样我就能把这个单子上列举的所

有东西都牢牢记住——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为什么这些彼此之间毫无关联的东西会被人偷窃？其中有没有什么规律？有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对此进行分析。首先要做的就是非常仔细地研究这个单子上所列的物品。”

波洛聚精会神地琢磨着那张单子，屋子里一时间鸦雀无声。哈伯德太太在一旁凝神观望，就像一个小男孩如痴如醉、眼巴巴地盯着一个魔术师，满怀希望地等着他变出一只兔子，或者至少是几条彩带。莱蒙小姐则无动于衷，自顾自地思索文件归档系统的细节问题。

当波洛终于开口说话的时候，哈伯德太太吓了一跳。

“这件事儿给我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是，”波洛说道，“所有这些羽翼而飞的东西大多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有些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有两件东西例外，那就是听诊器和钻戒。先把听诊器撇开不提，我想着重说说这枚戒指。你说这是一枚贵重的戒指，到底有多么昂贵？”

“哦，波洛先生，这我可说不准。上面有一颗单粒钻石，两侧排布着一些碎钻。据我所知，那是莱恩小姐母亲的订婚戒指。戒指不见了让她很是心烦意乱，可就在当天晚上，那枚戒指莫名其妙地出现在霍伯豪斯小姐的汤盘里，我们这才全都大松了一口气。大家觉得，那只是一个出格的恶作剧。”

“也许真是如此。可我觉得那枚戒指失而复得，这件事儿非同小可。如果只是丢了一支口红、一个粉盒或者说一本书，你用不着大惊小怪地把警察找来。但是一枚珍贵的戒指就不同了。这非常有可能会惊动警察，所以戒指就被还了回去。”

“可如果你最终要还回去的，为什么当初要拿走呢？”莱蒙小姐

皱着眉头问道。

“到底为什么，这的确是个问题，”波洛说，“我们先抛开这个不谈。我现在要把这些被盗的东西分门别类。首先说说那枚戒指。失主莱恩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

“帕特丽西亚·莱恩？她是个非常有教养的女孩。正在攻读叫什么来着，大概是历史或者考古学一类的什么学位。”

“家境很富裕？”

“说不上。她自己确实有点钱，但一向非常节俭。我已经说过了，那枚戒指是她母亲的。她有一两件非常漂亮的首饰，但没有多少新衣服，而且最近还戒了烟。”

“她长得什么样子？用你自己的话描述给我听听。”

“哦，她的肤色有些模棱两可，让人说不大清楚。模样平淡无奇，性格柔和，温文尔雅，但是没有多少活力。怎么说呢，她是那种相当——哦，是那种老老实实的女孩子。”

“那枚戒指后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霍伯豪斯小姐的汤盘里。霍伯豪斯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

“瓦莱丽·霍伯豪斯？她是个聪明伶俐的黑皮肤女孩，说话总爱挖苦人。她在一家美容院工作，叫做‘萨布里娜女神’^①。我想您大概听说过吧。”

“这两个女孩关系好吗？”

^① 萨布里娜是英国十七世纪著名诗人、政论家约翰·弥尔顿所著的假面剧《科摩斯》里的一首诗歌中所赞颂的海洋女神。